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五回 背福海三妖喪命 遇不情七竅迷心

山陽東百里許，有石壁數仞，埋沒於茂林之內，崖半一洞深遠難窺。洞外紅梅一株，大可合抱，每到十月，花開甚豔，香氣逼人，而且花盛開時，洞口雲霞飛騰百丈。往來樵子見此奇異，有謂為狐怪所化者，有謂為蟒精所化者。不知老梅得日月精華，成一妖姑，自號宅女，常住洞內苦苦修煉，不貪塵世榮華。煉道多年，飛升未獲，暗自恨曰：「吾自煉道不辭艱苦，此身究不能飛升碧落，朝見上皇，封為仙真，殊不滿乎吾意。」今日愁悶更甚，何妨駕動風車，四境閒遊，或得一同類以相參，而飛升有時，未可知也。」意計已定，將袖一展，妖風微起，其身搖搖，竟至半空。

游倦欲歸，忽見西南隅上黑雲一縷，直投東角，宅女諦視良久，奈雲黑如漆，不見內面之仙。心恐上界仙真閒遊天外，如一觸犯不利，乃躬身將妖風拔下七分，向洞府奔回。約奔數里途程，回視黑雲亦從而至。宅女暗計：「吾將風車扭轉，以阻其路，視彼雲內究是何仙？」挺立片時，黑雲已至，中所立者，乃一女仙也。宅女呼曰：「雲裡仙姑，其來何從？其去奚往？」女仙曰：「爾欲詢吾行止，須將車駕品立，以便相談。」宅女果然搖動風車，兩相品立於雲表。見禮畢，低聲詢曰：「仙姑道號何名，所居何處？」女仙曰：「妾賤號意淫，所居洞府名曰意馬。」宅女曰：「煉道多年？」意淫曰：「已數百春秋矣。」宅女曰：「尚未飛升耶？」意淫曰：「未得同人參厥元機，故至今尚在妖部。」宅女曰：「爾言妖部何物所成？」意淫曰：「杜侍郎次子名號美仙，俊秀非常，生平意念好淫，以此殞命。侍郎恨甚，命僕昇至五牛山下，草草安厝。未逾三載，墳崩軀出，被虎吞食。因心隱墳底，未露其形，得日月照臨，能化人形貌，後遇吾師福海，教以煉道方兒，數百年來，始克駕霧乘風遍遊四境。此愚妹出身之醜，不堪為姊告也。而姊又屬何妖部乎？」宅女曰：「妹屬紅梅所化，煉道有日，未能飛升，故駕風車訪求同志，不意與姊相晤，是修道有緣也。可訴造修之多寡，以定少長之稱呼。」意淫聞而喜甚，爭先訴之。

宅女曰：「如是，則我居長矣。」遂相拜舞，結為姊妹。拜舞後，宅女曰：「既已結盟，須朝夕共處，以煉大道，妹歸姊洞乎，姊歸妹洞乎？」意淫曰：「姊妹之道尚未深得，不如同拜福海，時聆訓誨，則道易入而仙易成焉。」宅女曰：「爾師福海居於何洞？」意淫曰：「洞名皮象，歷此不過百里。」言已，各乘風車，向皮象洞而來。

行至中途，忽聞腥風捲動，宅女驚曰：「此何風也？如是之狂？」意淫曰：「此噁心蟒也，常於是地害諸百姓，所食男女，實繁有徒，吾妖部中無不畏其酷烈。」宅女曰：「吾姊妹避向何地？」意淫遲遲言曰：「暗從東去，可以避之。」殊意噁心蟒早知二妖女路過於茲，直向前來，持戟挺立，大聲吼曰：「二女妖將向何往？」意淫曰：「皮象洞中師參福海耳。」噁心蟒笑曰：「有其師參福海，不若投吾之為愈。」二女不服，驅風而行，惡蟒從後逼迫，不離不即。二女掉身相鬥，鬥未數合，勢不能敵，向北逃奔。正危急間，當頭綠雲卷動，青光按下，一紅眉大漢凜凜威風，謂二女曰：「爾為何妖所逐？」二女曰：「噁心蟒耳。」大漢曰：「爾隱吾後，蟒來吾自伏之。」移時噁心蟒追至，突見大漢，俯首逃去。大漢馳追數里，不及而歸。二女詢曰：「噁心蟒何畏子之甚？」大漢曰：「毒甚於惡。蟒名噁心，不過得一惡名，心猶未毒，吾乃毒心蛇所化，彼烏能敵乎？」二女曰：「果爾，既承君救，切毋起毒意於我輩。」毒心蛇曰：「爾師福海，吾輩常被其恩，毒爾何對爾師。爾速去之，不然恐意外發生，無有救之如我者。」二女唯唯。拜罷大漢，真向皮象洞而趨。

趨至洞前，將風車按下，人見福海。福海問意淫曰：「與爾同行者何人？」意淫曰：「梅妖，宅女也。」福海曰：「彼來何為？」意淫曰：「拜師為徒，祈傳煉道之方耳。」福海曰：「吾道甚淺，安能為人師？」宅女曰：「聞得姊妹言師道高法妙，故傾心羨慕，特來洞府，一沾化雨之施。」福海笑曰：「此皆意淫弟子一番虛譽，其實吾有何能。」意淫曰：「宅女姊妹求道甚誠，吾師何妨收入門下。」言已，目視宅女。宅女會意，恭身下拜。禮畢，福海曰：「妖部成道不比乎人，妖部學道亦不同乎人，爾可將平日所能者顯之，俾吾視其未能者而教之。」宅女聞言，向師拜舞，復向意淫一禮。度出洞外，將身化作厲鬼，行走如飛；異時又化為獸、為禽、為馬、為牛、為犬豕之屬。化已，仍向師拜舞，立於其旁。福海曰：「爾欲求道，尚屬禽獸居心，無怪至今不能飛昇天府。」宅女曰：「何為禽獸居心？」福海曰：「心者，皮之象也，心在禽獸。故所化無不禽獸。爾等若欲飛升，可向後洞苦讀《黃庭》。待讀熟時，為師次第指陳，然後由淺入深，由深入妙，金丹大道方能成焉。」二女領師教諭，果讀《黃庭》於後洞。讀至數月，不得入道之方。一日，宅女獨至洞前，跪向師座詢曰：「弟子誦讀《黃庭》已數月矣，而乃毫無進境，其故何哉？」福海曰：「讀《黃庭》而不得其道，皆由於心之多雜，故隔膜如是。爾速歸洞，以清心為務。心清後，便日有以進之。」宅女遵命，復與意淫靜坐月餘，不堪納悶。二人商議曰：「如此拘執，實難安身，今日辭師前後山中遊玩片時，有何不可？」計定，辭別福海。

福海曰：「學道人心宜活潑，不可執拘，但山水之間，頭頭是道，爾欲遊玩，須入目即悟，毋徒作山水觀也。」二女曰：「然。」將移步矣，福海又曰：「毋得久游，別洞亦毋得濫入。」二女謹遵師教，各避妖風而去。

游至山後，突遇腸陽洞枯腑么姑乘風前來。二女見之，各相拜舞。么姑詢意淫曰：「與爾偕行者，其梅妖乎？」意淫曰：「是矣。」么姑曰：「如是，請入吾腸陽洞中，共談妙道。」二女喜，擁風隨往。片時至洞，么姑導入，煮酒暢飲。飲至半酣，宅女曰：「聞得么姑道甚高妙，何居塵世久未飛升？」么姑曰：「妖部飛升，必先煉道，道將煉成，不得男子陽元為之一助，難以得道。」宅女曰：「世間男子多矣，么姑胡不盜之。」么姑曰：「人無仙骨，陽元何用？如有仙子臨凡，得盜其精，飛升可立望耳。」宅女曰：「安得此人而助道乎？」么姑曰：「不患不得，特患不求，吾三人且結為姊妹，遍遊天下以尋之。」意淫曰：「其奈背師何？」么姑曰：「爾師之道練習甚難，不如就此捷途，得道最易。」三妖言畢，遊行空際，四境觀望。忽然清氣一股，若隱若現，若遠若近，若有若無，繞於天半，旋轉不定。三妖雲頭高上佇立諦視，見得前面大道之中，一弱稚書生揚鞭而至。么姑曰：「此書生姊姊知否？」二女曰：「不知。」么姑曰：「是人係虛無子，奉紫霞真人命臨凡闡道，名曰三緘。今游此地者，為訪七竅也。」宅女曰：「七竅又屬何仙所化？」么姑曰：「虛心子耳。」宅女曰：「此人元陽可盜乎？」么姑曰：「正欲覓之，何不可盜？」宅女曰：「盜之如何？」么姑曰：「男子所悅者美色，吾與汝化為絕色佳人，在於前途化一朱門大第，待其將至，吹氣成雨，彼必借大第以避之。姊妹於是媚獻，乘機盜彼元陽，何難之有？」宅女曰：「陽元既盜，彼得生乎？」么姑曰：「人世婦女盜精產子，盜之甚，生且不得，況吾妖部？」宅女曰：「何日盜之？」么姑曰：「此日可也。」言已，吹霧逃天，隱身而去。

三緘自別五常，策馬加鞭，望山北進發。正思訪求七竅不得，口裡吁嗟。青衣小童曰：「公子急行，天將雨矣，恐如大梓樹下抱膝而臥，安知此地又有五常其人乎？」三緘方欲加鞭，雨已當頭，轉過山坳，見一大第，未閉首門。主僕皇皇，避於其內。忽一老僕出而驚曰：「爾盜耶，胡弗通問主人，而遽入室耶？」小童曰：「吾主僕途中遇雨，避身天地，偶爾門首暫為避之，爾即以盜視吾，何不情也！」老僕轉怒為喜，曰：「不識公子主僕臨此，言詞誤觸，須高見焉。然天已傍晚，公子貴人宿此何堪，吾家主翁極賢，待吾稟知，自請入室止宿一宵。」小童曰：「如是承情多矣。」老僕入，未逾片刻，果一老叟扶杖而出，問罷里居名號，即請升堂。香茗獻餘，邀至西廊，設筵相待。酒罷，導入臥室，牀榻帳被，精華可愛。老翁語言三兩，辟歸寢所。

三緘一人獨坐榻中，不知小童又臥何處，身倦欲寢，突然簾鉤響亮，一美攜瓶而入，笑謂之曰：「吾父恐公子口焦思飲，特遣妾身送茗一甌，與君解渴。」三緘俯首羞澀不答。美女曰：「公子何誠篤乃爾。妾家男兒無幾，父遣妾攜茗者，是心愛公子也。妾未羞而公子羞之，豈男子尚欲避女子耶？」三緘愈俯首不答。美人置瓶案上，坐榻而戲。戲未一刻，又入二美，並坐身側，媚獻百般，三緘心中毫不一動。三美無奈，奉簾出室。

宅女曰：「此子至誠若是，將如之何？」么姑曰：「現形以毒，縱弗能盜精，亦必能噬其肉焉。」二女曰：「妙，妙。」遂轉身進內各現醜形。紫霞獸會得知，持塵化為丈八金身，六臂三頭，吼聲入室。三妖各持器械，相鬥紫霞。紫霞以雷訣震之，三妖避

之不及，同喪於此。紫霞去，三緘蘇轉，舉目一視，銅鈿掛樹，大第茫然，主僕二人同臥老松樹下。三緘呼僕，僕醒，見無大第，詫異不已，遂稟三緘曰：「公子遠遊，為訪良友，然天下良友多矣，何必定在七竅？況異地又多妖屬，倘被吞噬，主公主母疇奉百年？以僕思之，不若仍返里閭緩緩訪尋，未為晚也。」三緘以昨夜遇妖故，心猶恐懼，即依小童所說，向梓里而歸。

七竅因訪三緘，亦作長途之客，遇名山則登山觀望，遇古剎則居剎流連，行無定方，止無定所，已不知幾經日月。時至蒼飛冬雪，山外梅開。僕曰：「冬盡臘來，歲將除矣，公子不歸，主母在家必倚閨而望。徒以一友之故而拋棄老母，孝於何有乎？況讀書士子，無友不可以交，何必聽瘋道一言，奔走風塵，受盡雪夜霜天之苦，試心捫午夜，恐為公子所不取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僕言金玉，吾深德之。但歷除夕，尚有月餘，再向山北一遊，或得倖遇良朋，亦未可卜。」僕曰：「游更遠矣，歸期何時？」七竅曰：「准以冬盡為度。」僕曰：「公子毋以遨遊之樂，而流連不返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言不逛，爾可隨吾向北山而投焉。」僕諾。七竅策馬前征，游到山北，宿於旅舍，暫止征車。

山北之西，有一巨潭，潭內一猿，能飛行半空，千里程途，頃刻可至。凡有來潭捕魚者，必先祝告，然後敢下網罟；不然，則波興浪起，多喪潭中。此猿之名，漁人無不知之。潭上崖列如屏，中有老狐，修道千載，能知未來過去。一日，猿游潭外，老狐見而言曰：「近日山北有仙子來游，宅女三妖欲盜其精，而皆死於紫霞手內。吾甚不服，以其視吾妖部如草芥也。」猿曰：「如何報之？」狐曰：「紫霞命虛無子投生闍道，常有仙真護衛，毒之甚難。今來游此地者，亦紫霞門徒虛心子所化，但彼心中不服虛無子負此大任，其臨凡者原欲壞道而來也。吾與爾可先將虛心子迷弄，以使彼為壞道倡。」猿曰：「如何？」狐曰：「彼妻能守閨門正道，夫婦居室，毫無媚態，彼常以不情呼之。」言甫及此，猿曰：「是婦正大如斯，又將何以為迷弄為法？」狐曰：「爾性多淫，暗入彼宅，將此婦吞卻，像形化之。待彼歸來，迷以酒色，則他日壞道，不患無人。」猿曰：「如是，一則盜彼元陽，以助成功之務，一則竦彼壞道，以復三妖之仇。」狐曰：「事不宜遲，虛心子刻日將歸，可先設羅網以待。」猿曰：「吾去，此潭誰人攝守？」狐曰：「吾自代爾兼攝焉。」猿聞此言，與狐別去。是夜不情臥榻，猿斃而吞，仍化其形，家人無有知者。

七竅來至山北訪尋三緘不遇，殘冬已將過矣，又被僕人催促，只得揚鞭策馬，向桑梓而遄征。路由白翠山邊，一道長唱偈前來，見七竅而揖之。七竅下馬回拜，與老道並坐松下。老道曰：「於今歸里，妻可棄黜。」七竅曰：「夫婦居乎五倫，況又娶之老母，焉敢輕棄？」老道曰：「如不棄之，必為子迷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妻絕無媚色，吾常呼為不情，真巾幗丈夫，女中君子也。何以黜也？」老道曰：「不情者前日之態，不情而反以多情者，不意之遭。子得多情，豈不為多情誤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老道勸人黜妻，正所謂不情矣。勸人弗黜，而刺刺不休，不情也，而又多情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其中妙理，子不能識，然吾不忍見於迷於不情，賜爾符篆一道，佩而歸家，自有感應。但恐長舌迷子將符焚之，則墜其術，無可救藥矣。」言罷，飄然竟去。七竅收得符篆，佩身而行。路過芒山，山有老獐，亦知七竅為仙子所化，欲噬其臍以補精，欲吞其髓以凝神，故見七竅，潛於山麓。七竅乘馬至此，獐精方欲舉口，忽現金光萬道，畏而他逃。七竅尚未知覺，僕人見之，謂七竅曰：「山麓黑氣一團，直撲公子，公子身側金光突現而黑氣消散，不知何為？」七竅曰：「恐爾目昏，誤為見耳。」僕以為然。

行約旬餘，已抵閩里。老母喜甚，呼媳捧茗。猿精將近其身，見燦燦金光，卻而退步者再。母以為媳羞見其子，亦不深究。是夜，七竅入室，不情嫣然展笑，媚獻多端。七竅神疲，解衣入榻，不情嬌聲問曰：「丈夫身旁所佩何物？」七竅曰：「符篆耳。」不情曰：「難怪郎入室時，有鬼物相隨，此符久佩其躬恐不利也，胡弗焚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然。」自是猿精愈無忌憚，七竅為彼所惑，朝日共樂蘭房。訪友求道之心，亦幾忘矣。